

● 新闻背景:

明天就是冬至了，在我国古代，“冬至大如年”。人们认为冬至是阴阳二气的自然转化，是上天赐予的福气，所以汉朝以之为“冬节”，官府要举行祝贺仪式称“贺冬”。唐、宋时期，冬至是祭天祭祀祖的日子，皇帝在这天要到郊外举行祭天大典，百姓在这一天要祭拜先祖尊长。

“跟儿子去成都的杜甫草堂，儿子游完后慨叹道，杜甫家里真有钱啊，这么大的院子，想住哪就住哪，咋还说‘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儿子边看边摇头。”这是一位网友的博客文字，写在“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的冬至日。

大拆大建同时并行似奇怪但逻辑相通

◆ 刘艳丽(本报特约评论员)

我国这些年对待先贤曾经的住所总体上还是较为冷静和理性，但“拆”声不时响起也是客观事实，比如北京。虽然，早在2005年，北京市政协就曾调研4个旧城区的308处名人故居，并通过了《北京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建议案》。建议案显示，由于腾退搬迁、整修建筑等成本很高，维护资金缺乏，有189户暂未列入文物保护项目。像恭王府、梅兰芳故居、宋庆龄故居这样得到很好维护的名人故居属于凤毛麟角，而沦落成大杂院是多数名人故居普遍的命运。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鲁迅故居、沈从文故居，一个个硕大的“拆”字都曾让人触目惊心。

“靠东边的一间已经见了天日：木制的门窗已不见踪影，土堆里杂陈着砖头瓦片，一段已露出苇箔墙皮的颓垣断壁上空落落地架着木梁。据住在这里的一位老者讲，这座院子现在已经拆了一多半儿了，还有几户没搬，开发商正在一家一家地轰，听说这里以后要建商业大厦。在后院住了四十多年的方大娘指着沈家那间已被拆掉的房子的废墟说：文化大革命时，沈先生就住在这里，那时整天见他在屋里写呀画呀的，看他做起事情来，真是连他自己都忘了，有时候吃饭就随便扒拉几口，我看他忙，还帮他热过饭呢。”这是沈从文故居被拆时的情景；“我家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院子里有两棵树。”这是1924年鲁迅《秋夜》中的句子，写这篇文章的四合院——八道湾胡同11号也要被拆掉了。

大拆的同时，大建。屈原博物馆，总用地面积227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700平方米，其中主馆4400平方米；函谷关是老子写道德经的地方，但在函谷关古文化旅游区中，百万平方米的太极圣湖工程、天下第一书的“道德天书”工程、以老子圣像为主题的老子广场工程和核心景区景观提升工程等，总占地在1545亩以上，尤其是广场上的老子塑像，披肩长发，高度超过28米，重60吨，为紫铜锻造，贴金33公斤，“否则不会全身金光闪闪”，园区工作人员如是说。但是，一些游客对此纷纷质疑，老子穿黄金衣服如此奢华，有悖于老子思想。

应该怎样对待先贤?

修建纪念性建筑是世界通行的做法

◆ 本报通讯员 程国政 姜锡祥

中国是一个祖宗崇拜的国度，礼敬祖先向来是民族繁衍、国家强盛的强大内生动力。祖先故去，为其修建汤王庙、禹王庙、三贤庙是为了激励后人见贤思齐，造福苍生。就拿我国现存最大的国庙、家庙、学庙三合为一的孔庙来说，孔子公元前479年去世后，次年他的弟子将其居住的3间小屋改造成庙堂，由孔氏族人供奉之，其间经历了283年的家庙历史。公元前195年汉高祖亲临曲阜孔庙祭孔后，家庙开始向国庙过渡。渐渐地，孔庙成为国家的精神象征，成为古代儒学教育的殿堂。历朝历代，备受尊崇，数千年间，无论如何天下太平还是兵荒马乱，从未受到大的破坏。

不仅中国，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名人故居的保护格外重视，从立法到制度保护，直至维护修缮都有严格详尽的规矩。法国拥有的名人故居超过900个，政府很早

就意识到保护名人故居的重要性，早在1887年就颁布法律，保护具有历史价值的纪念性建筑，后又出台多部补充法规。

仅有立法还不够，在国外，一般都设有专门机构来管理名人故居在内的纪念性建筑。法国早在1913年就设立专门机构，对纪念性建筑进行分类管理，登记造册。美国从1966年开始也对名人故居进行登记，设立专职机构统一管理。在美国一旦有拆除事件发生，会遭到非政府组织和民众的强烈反对。

因为年久失修，名人故居一般都采取“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修缮，比如佛罗伦萨的但丁故居，墙上见不到任何标志，只在隔壁楼房上悬挂诗人头像，其下搁置一尊半身青铜雕像。“房子上任何地方镶嵌标志，都是对但丁的不尊重，都是对故居原貌的破坏。”管理员皮萨诺告诉我们。日本也一样，教育家福泽渝

吉的头像如今印在万元日币上，在渝吉到长崎游学之前，他幼年时期的居住地就坐落在留守居町中。旧居由渝吉亲自改造，而他埋头苦学的那间土墙房（日本的传统建筑式样之一，外墙由泥灰涂抹而成）至今仍保留着当时模样。其实事情也很曲折，渝吉去世后，其故居也发生大变化，政府修复时用了三年的时间将建筑物解体，把他去世后增建的厨房拆除，以恢复他生前居住的原貌。在法国，为确保古建筑修缮“修旧如旧”，名人故居的看护和维修都由专业建筑师承担，甚至建筑四周500米范围内都不得乱拆乱建。不仅如此，在名人故居保护的经费方面，西方国家政府部门都有专门拨款。法国每年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都有上亿欧元预算，政府还利用税收杠杆，为出资保护纪念性建筑物的基金会、企业和个人，进行税收减免或简化手续等优惠措施。

● 评论

不惊扰 不夸张 不奢侈

◆ 艾考

为先贤而立的纪念性建筑，大多是为纪念其功绩或思想而设者。这类建筑首先要做的就是读懂被纪念者的思想和理想，并在此基础上以艺术的方式留住其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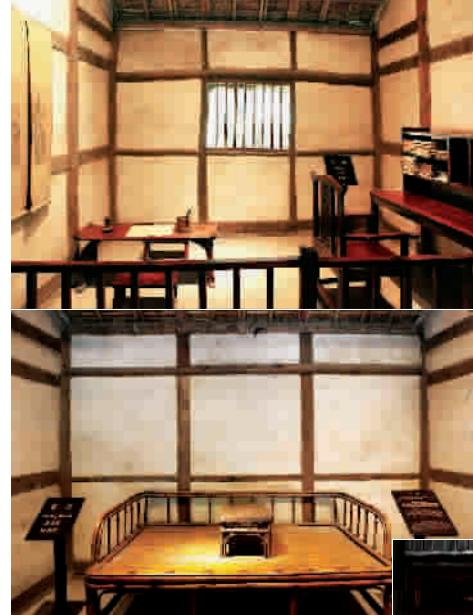
平心而论，我们现在的哪座纪念性构筑首先想到的是这一点？湖南省发改委给岳阳汨罗屈原博物馆建设项目的批复中第一句话就说“为加速县域经济的发展，丰富我省旅游资源，同意建设汨罗市博物馆暨屈原博物馆项目”；杜甫草堂呢，也是为了旅游啊！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地方政府才会如此冲动，才会以三年为期，大干快上，而不会去体会杜甫的“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堂和馆才会奢侈、夸张和惊扰，惊扰先贤的思想、惊扰他们的苍生之念。

德国海德堡老城是二战中唯一没被盟军轰炸过的城市，可是，你来到这座老城就会发现：海德堡大学的食堂就在城堡里，但堡垒的外墙已是斑驳而沧桑的样子，虽然里边很现代、很潮；王座山上的城堡也很老，它先是花了400年才建好，到现在已经又被风雨岁月洗礼了600年，现在它大半已经坍塌，“但其恢宏的规模，完美的结构，似乎由于其破败而更具魅力。”留学生们告诉我们，看着墙壁与屋顶上的杂草、小树，看着夕阳穿过破豁的窗照在残缺的墙头，像镀了一层亮闪闪的金，墙边的绿树悠然自得地陪着摇曳。

留学生们说，在这里我们学会了像黑格尔那样沉思，学会了从残破中体会古堡昔日的辉煌，明白了：对于古迹，任其破残不加修复，就是一种深深的理解与尊重。海德堡是什么，是内卡河古桥上遥望青砖红瓦海洋上高高凸起的教堂尖顶，是凝望海德堡大学哲学系门前的黑格尔雕像，是站在河堤梧桐树下遥望青山、古堡和山脚下错落有致的民房。理解，才不会惊扰海德堡的沧桑、宁静；不惊扰，就是尊重海德堡的历史和性格；尊重，就不会失去海德堡的极致之美，于是，“我们把心都遗忘在这里了”。

细想，我们还有海德堡这样的地方吗？如果有，该怎么办？

▼ 黛瓦青苔，这是江南古建常有的样子



▲ 杜甫草堂的书房和会客厅



▲ 草堂中发掘出的唐代生活遗址



► 古色古香的窗，一下就把我带到了明朝，带到了诗歌里

均为姜锡祥摄

方式合适，先贤才会心领而神怡

◆ 国政

众所周知，老子向以“无为”、“抱朴”为守“道”，因为他知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函谷关所在地灵宝虽然盛产黄金紫铜，但铸造如此之高的老子像，恐怕老子知道了，也要爬起来和我们理论的，为何？

设计创作纪念先贤的建筑，首先要读懂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也就是他们的著作。老子是崇尚自然、无为的，他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五色令人目盲”、“难得之货，令人行

妨”，所以他要见素抱朴，抱朴而守真，用33公斤黄金贴金身是他断然不会同意做的。

还有杜甫草堂，杜甫流寓成都时的居所。759年冬天，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带口由陇右(今甘肃省南部)入蜀辗转来到成都。次年春，在友人的帮助下，在成都西郊风景如画的浣花溪畔修建茅屋居住。第二年春天，茅屋落成，称“成都草堂”。“现存的草堂完整保留着清代嘉庆重建时的格局，总面积近300亩。其中大

廨、诗史堂、工部祠3座主要纪念性建筑物，坐落在中轴线上，幽深宁静。廨堂之间，回廊环绕，别有情趣。祠前东穿花径，西凭水槛，祠后点缀亭、台、池、榭，又是一番风光。园内有蔽日遮天的香楠林、傲霜迎春的梅苑、清香四溢的兰园、茂密如云的翠竹苍松。整座祠宇既有诗情，又富画意，是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著名园林。”这是杜甫草堂介绍中的文字，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杜甫草堂已经从“安得广厦千万间”的秋风茅屋变成了这么大的院子，想住哪就住哪，还想着苍生？！做作吧。

好端端的一个纪念建筑，却成了给先贤脸上抹黑、心里添堵的物件，你说这事做的！